

江海英豪何昆军长

——“破凉帽”屡错屡败

□彭伟

精短
小说

在整编的过程中,何昆不仅帮助战士们改变了雇佣兵的观念,而且还逐渐帮助一些干部打消了地方本位主义思想。唯独“破凉帽”顽固不化,不敢与何昆比武,狼狈跑路后,他来到树林中,越想越气:本来扩编红军,是加官晋爵的机会,没想到自己什么好处也没捞到,居然成为比武中的笑柄。

“破凉帽”又寻思着,捣乱比武不成,还有戴水瓢军训,说不定有机可乘。就像苍蝇把鸡蛋壳上的划痕当裂缝,他既兴奋又开心。“破凉帽”向手下的人大手一挥:“真是笑话,居然戴着水瓢训练,看看去!”

手下的小兄弟提醒他,人家可是堂堂的一军之长!刚刚比武中,又跑路了。破凉帽毫不顾忌地说:“一码归一码,比武不行,但我们训练就不行吗?”

“破凉帽”骑着自行车,特务队一男一女两人马紧跟其后来训练场。“破凉帽”两手叉腰,鼻孔里“嗤”了一声:“头上戴个水瓢,这是黄埔军校的训练方法吗?”

徐小江不屑地问破凉帽:“你来干什么?”
“你们头上戴个水瓢在钻老鼠洞,哎,这不是叫花子嘛,哪像正规军队!上海租界巡捕头上的洋锅子,刀枪不入,小江老弟怕死的话,我买几个洋锅子送给你怎么样?哈哈!”破凉帽说着风凉话。

徐小江毕竟是上海来的,见过世面:“什么洋锅子、土锅子,那玩意儿叫钢盔,不懂就别猪鼻孔里插蒜苔——冒充老象。”

“破凉帽”气还没出完,指着草帽上的弹孔说:“老子冲锋从来都是头不低腰不弯,不像有些人自己怕死,还教导别人当缩头乌龟。”

“匹夫之勇,愚蠢至极。”
“你说什么?”“破凉帽”有些气急败坏。

听到动静的何昆走了过来,问:“你们在争论什么?”
“破凉帽”抢先说了事情的经过,一拍胸脯说:“革命不怕死,怕死不革命!”

何昆清楚“破凉帽”以功臣自居、煽动排外思想,屡次捣乱,这回一定要管管他。然而,破凉帽的特务队归如皋县委领导,何昆一直不便直接批评,事到如今,必须打掉他的嚣张气焰。何昆向他要过凉帽,欣赏弹孔,幽默地说:“哎,可惜啊,要是子弹打在屁股上就好了!”

“破凉帽”直翻白眼:“打伤屁股有什么好?”
“逢人就脱裤子,拍着屁股摆功嘛!”何昆说罢,命令“破凉帽”去钻门字形通道,看看他的“火候”。

“破凉帽”一见门楣上柞树钉子,小腿抖得筛起糠来……
“怎么?”何昆明知故问,“你连死都不怕,还怕划破头皮?还有比武,你直接跑路,今天不会再跑了吧?”

“……”“破凉帽”面对何昆的激将法,窘得像上岸的鲑鱼,张大着嘴,有气无力,哑口无言。

平日专横跋扈的“破凉帽”在何昆面前被治得服服帖帖,真是大快人心。何昆见“破凉帽”不敢钻洞,不再勉强,于是指着20丈外的草靶人说:“不敢披荆斩棘,你打一枪给我看看可以吧?”

“行!”“破凉帽”拔出“盒子炮”,平举右手,三点一线瞄准起来。

何昆一看他的拿枪姿势,说:“不要白费子弹了!”
“破凉帽”不服气连打三枪,草靶人身上一个弹痕也没有。“这枪有问题!”“破凉帽”叫道。

何昆笑道:“‘破凉帽’,你不要自己摔跤怪天下雨。这枪……”未待说完,何昆取过“破凉帽”的“盒子炮”,闭起左眼,侧身横瞄,点射三发,全部命中。

大家一片啧啧叫绝。
何昆让大家围过来,教起了“盒子炮”的操作秘诀:“‘盒子炮’分压弹20发和32发两种,说白了,这是一支便携式轻机枪。德国人发明它的目的,是用于对付重兵冲锋。它火力凶猛,一梭子横扫过去,敌人可以倒下一大片。不过,这枪缺点很明显,点射时枪口往上跳,子弹飞到天上去。我们如果把平瞄瞄准翻身90°改成横瞄,枪口横瞄,子弹横飞,命中率就会大大提高。怪不得距离一远十枪九不中!使用‘盒子炮’的学员恍然大悟。”

“破凉帽”见此情形,嘴里不说,心里不得不佩服这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军长真有两下子,不由得对何昆起了敬畏之心。

何昆目光一扫女子卫队,问“破凉帽”:“她们是干什么的?”
“我的卫队。”“破凉帽”失去了先前的霸气,耷拉着头,不自觉地摘下了他头上那顶帽子,低声答道。

何昆拿起挂在胸前的口哨,朝女子卫队吹了一声:“立正——向右看齐——向前看。”

从未经过队列训练的女子卫队一时手足无措,东张西望。何昆对“破凉帽”说:“让她们打靶看看!”

破凉帽说:“她们打枪不行,淘气吵架、胡搅蛮缠,倒有两下子。”

“拔枪总可以吧?”何昆命令她们,“出枪!瞄准!”
这一来,洋相出大了,“盒子炮”的准星不是钩住了腰间皮带,就是钩住了衣服,瞄准也不知道把机头打开……女子队的动作引得大家笑痛了肚子!

“有了情况连枪都拔不出来,她们自身难保,还去护卫别人?”何昆责问“破凉帽”,“最好把她们遣散。一个堂堂革命干部,搞得和军阀一样,后面跟着一群女人。你知道老百姓背后怎样看你?我可警告你好自为之,共产党绝对不容你这一套!”何昆活像一阵冷风,凉透了“破凉帽”的心,四周却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。

在场的当地官兵中,除了“破凉帽”带来的人,还有些干部和战士或多或少有点排外思想。此时,他们也和“破凉帽”一样,面对何昆的军威,意识到了自己思想的错误,想法端正了许多。



红果庆余年

封采

故地

□汤凯燕

母亲童年女友回家照顾父亲,她也跟着去了。接母亲时,她正蹲在屋前剥蚕豆,鲜绿的豆荚在母亲沧桑的指尖,一颗颗嫩生生的豆子滚落在浅棕色簸箩里。她身旁有张藤椅,一位老人在晒太阳。老人的脸仿佛被蹂躏过的纸,沟壑深重。他一动不动,表情凝滞,混浊的眼睛看着不知名的前方。几只小雀儿在他脚前几米蹦跳,头一点一点地啄着地面。

母亲引我去外公外婆的旧宅,四面围墙还在,但有几个大窟窿,屋顶遮了半面,方桌木凳的残骸散乱一地,野草疯狂长出,几朵黄的紫的野花点缀其间。墙面

残破了肌肤,不知羞地露出酱红底子。墙缝里挤出几根草,在风里摇头晃脑。

外婆是个矮小瘦弱的浙江女人,爱打扮,也极爱干净。家境虽一般,但灶台上不许有一点油星,桌面上不容一粒米。泥土的地面,平日用扫把扫得油光锃亮。

一位老人缓缓走来,背成了一个谦卑的弓字,头发稀疏得可怜,她斜着头看我们,“你们是哪家的?”

“陆妈妈,是我呀,我是阿珍!”母亲欣喜的,眼睛闪闪发亮。

“阿珍?”老人嘴里念叨着,头垂向大地,欲从土壤里把记忆挖掘出来。

画室的猫与狗

□米拉

我们画室曾经有过好多条狗。2017年我刚去画室时,小院子里有三条狗和一只猫,此后又有过一只小狗和两只小猫。它们的身世各不相同,却因为各自的缘分共同生活在画室的小院中。随着我常驻拉萨,和它们日日相处,成了很亲密的伙伴。如今它们都已先后离去,可它们留下的生命印迹还依然鲜活地镌刻在我脑海中。

刚到画室最先见到的是一只黑白相间的奶牛猫,姿态优雅,与生人保持着礼貌的社交距离,但是面对熟悉的师兄时则毫不犹豫地钻入对方怀中,慵懒地撒着娇。强巴师兄一把提起猫的脖颈,用手掌轻轻摩挲着它的肚子:“这猫快要生了,它肚子里怀着小猫。不知道是哪里的公猫干的好事。”这只猫是强巴师兄在附近捡来的,当时画室的库房里有老鼠,自从猫咪来了之后,老鼠们就消失了。猫是散养的,平时经常在围墙顶上懒懒地趴着晒太阳,它吃的是我们平时的剩饭剩菜,倒也不挑食,来者不拒,夜晚就睡在画室。有时三两天见不着它的踪影,但它总会不紧不慢地突然现身,懒洋洋地躺在强巴师兄身边打呼噜。不过一个多月之后,它忽然再不回来了,等了一天又一天,仍是没有音讯。“它去生小猫了,生完小猫要带孩子,太忙了,可能就不回来了吧。”强巴师兄这样猜测。在他的叙述之中,这只猫就如同我们之中的一员,是一个独立的、有思想有灵魂的个体,不是依附于人类的小宠物。所以我也相信它是去忙自己的事情了。

画室里的狗就更恋家一些。先说第一眼看到的小狗柯瑞。它是阿布师兄从附近捡来的一只小奶狗,名字也是阿布师兄给取的,意思就是“过来”,是藏族人招呼亲近的人或小孩子时的用语。这只小狗长着一张悲伤的小脸,眼睛向斜下方耷拉着,脸上的神情有点哀怨。可它才几个月大,每天有的吃有的玩,晚上和

阿布一起睡觉,可以说是衣食无忧,可它的表情始终有着挥不去的淡淡忧伤。有一次画室的师兄们去踢足球赛,在达孜县中学的足球场上,双方你来我往激烈角逐之时,突然一个稚嫩的小身影朝着球场箭一般飞奔而去,竟然是小奶狗柯瑞。场边观战的师兄赶紧追上去,柯瑞早已冲进场内,追着对方球员的脚步脖子“汪汪”直叫,摆出一副很凶的架势,阻挡他们来截我方队员脚下的足球。场下的我们看得哈哈大笑,追柯瑞的师兄累得上气不接下气,最后终于逮住它抱回来了。可没想到稍一松手它又拼命往球场上跑,师兄又追。最后我们找了一条绳子,回环穿过它的两腋之下,把它拴在看台旁的栏杆上。眼看着再也无法上场“助战”,柯瑞气得直鸣咽,叫得一声比一声凄惨,任凭大家怎么摸头安慰都没用。最后大老师亲自出马,把柯瑞搂在怀里,抱了整整一个小时,它这才安安静静放松下来。球赛结束后,阿布师兄特地去买了牛奶,倒在盘子里喂柯瑞,仿佛要感谢它那奇特的“助阵”似的。

柯瑞的脾气有点倔,稍有不满意就从喉咙口发出伤心的呜咽。后来它在画室外遭遇了一场车祸,刚跑出院门就被一辆疾驰的货车撞了,轧到了后胯部位。阿布和安多师兄把它带去拉萨市区的宠物医院,医生说必须动手术才能救活它,手术费要两万元。肇事司机说没有那么多钱,我们也都拿不出这么大笔钱,只能给它用保守治疗。在医院输液观察了几天,它很坚强地慢慢又站了起来,最终被带回达孜县的画室。这时它的个头也开始长大了,逐渐褪去了婴儿肥,四肢长长的,脸变得尖尖细细,脾气似乎也好了很多。有一个周六下午,我要从画室回拉萨过周末,收拾妥当走出院子,柯瑞悄无声息地跟了上来,它陪着我走了挺远的路去公交车站,陪着我在路边等了近半小时,始终不声不响,就是

“我是吴炳春的女儿呀,我和你家陆明是同学,小时候经常到你家的。”母亲急切地说,这块土地快要记不得她了。

“哦哦,阿珍,我晓得,我晓得。哎哟,你老了,大变样了。我就更老了,活也活够了。”

母亲与老人交谈往事,在断瓦残垣旁,一个老人和一个更老的人。

母亲七岁被领养,八岁外婆生了舅舅,从此遭着嫌弃。“那时候陆妈妈要我当媳妇,可我只想逃离这里。”母亲说。她瞥向一旁洞穿四壁的破房,露出怅然的神情。

万家
灯火藏地
挥毫

默默地站在我身边。27路公交车终于来了,我和它轻轻道别,随着大家一起上车。我看到它跑到车门边探头向里面望着。公交车的最后一排有空位,我刚坐定,回头看后视镜,惊讶地发现柯瑞竟然跟着公交车拼命奔跑着,它跑在大马路上!我急得站了起来,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,一边看着它一边打算喊司机停车,想赶紧下车去安抚它。这时后方一辆小轿车对着柯瑞一通鸣笛,原来那车差点撞上它,好在及时踩了刹车。那瞬间我差点尖叫出来,心悬到了嗓子眼。幸好它没事,它放慢脚步朝路边跑过去了,停在人行道上,眼睛仍然朝我坐的公交车方向看着。我慢慢坐回到位子上,鼻子酸酸的。几个月后,柯瑞离开了我们,可能还是那次车祸造成的内伤,最后夺走了它年轻的生命。

过了一年,阿布又捡来一只小獒犬,身披黑色的皮毛,下巴、腹部和四肢是棕黄色。双眼上方各有一小块棕黄色,看上去神神气气。可能由于它特别幼小,性情非常地活泼,几乎没有一秒钟是安定的,这使得画室里另两只年长的狗非常苦恼,甚至因为不想被它缠住,常常躲避在外面,整日不见踪影。于是小狗就开始“骚扰”画室里的人类,搞得大家画画时都提心吊胆。阿布师兄给它的脖子上系了三颗小银铃,它跑到哪里都会有叮叮当当的声响,就当是提醒大家做好防备吧。可惜没过多久,这只小狗在外面街头玩耍时被一只外面来的流浪狗咬伤了,很快就一命呜呼。大家都沉默了好几天。

又过了一年,阿布师兄的画技已经非常出色了,眼看快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唐卡画师。就在这时候他突然去参加了空军考试并且顺利通过,离开画室去成都,成了光荣的人民子弟兵。不知他在部队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曾经在画室养过的小狗,不知道他以后还会再拿起画笔吗?